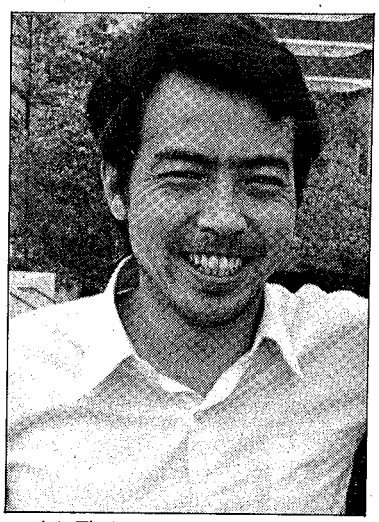
陳凱歌訪澳擱淺記

墨爾本電影節邀請陳凱歌，遲遲沒有回音。爲求北京放人，澳洲竭力交涉，結果徒勞無功。前年胡耀邦曾禁《黃土地》再參加國際影節，這次陳凱歌不能出國，成了國際性的事件。

□白杰明



▲陳凱歌

在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最引人注目的影片之一無疑是陳凱歌的新作《大閱兵》。自從他的處女作《黃土地》激起國外影評人對大陸第五代導演的興趣以來，他隨片多次出席世界各地電影節，獲得多種影獎，並被稱為中國新潮電影家的浪花。不過，今年澳洲墨爾本電影節邀請他訪問卻告擱淺。

邀請被拖延，慌了手脚

《黃土地》去年聖誕節期間終於在澳洲公映。首映式在悉尼著名的「帆船型」歌劇院的電影院舉行，半年來在全國各州首府上演，票房甚佳，好評如潮。因此，澳洲規模最大的墨爾本國際電影節把《黃土地》列為今年參節的特殊節目，並向導演發出了訪澳邀請。

陳凱歌四月份在香港電影節期間見到了墨爾本影節的代表時曾表示，五月間在北京進行他第三部作品，根據阿城小說《孩子王》改編影片的後期製作，六月初墨爾本影節開幕時一定能有空參加。鑑於以往的經驗，且為了防止發生不必要的麻煩，墨爾本方面四月間向陳凱歌的上級領導機構——廣播電影電視部隸屬的電影局，發了正式邀請信，並打一複件給陳所在單位北影以及導演本人。

到了五月中旬，澳洲方面已給陳訂好了六月初的機票，並且安排他作為這一屆墨爾本電影節的主要客人，頗隆重其事。但直至五月廿日，北京方面仍無回音。墨爾本電影節以及關心陳出訪的各界人士開始慌張起來了。由於時間緊迫，有人往陳家打了長途電話，垂詢辦理手續的進展情況（陳手上仍持有效護照，只需上級予批條則可向公安局領「出國證」，然後就可到澳洲駐華使館辦簽證。）陳說：一切在進行，據悉北影及電影局均不反對他出國，只不過是官場煩瑣哲學在作梗。聽罷此言，澳洲方面的確慌了手腳，大家似乎已經感覺到中國方面正在用拖拉的伎倆來延誤這件事。

竭力交涉，忙得團團轉

墨爾本影節再度向北京的電影局拍催促電報。與此同時，曾任駐華使館的澳洲外交官由於在北京時結識了電影局長石方禹，也在五月廿七日向他打長途電話打聽此事。電話由外事處接，聲稱事情正在研究中，過兩天即有分解云云。

現任駐華澳洲文化參贊甘德瑞也十分出力，他每日數回向電影局打電話查問陳的情況。電影局方面為了賴掉責任，首先撒謊說陳正在外地拍戲。當謊話被戳穿的時候，本來慇懃接電話的人不知何故忽然間不肯就此事表態，繼而又乾脆不接電話。在差不多同一時候，澳方得悉陳凱歌出國的批件被影視部負責電影工作的副部長丁喬不置可否地「退了回去」，造成墨爾本電影節、澳洲使館、陳凱歌以及夾在其間的電影局進退維艱的滑稽局面。

不過，澳洲方面仍不罷休，竭力要成全此事。上述的那位已卸任的外交官與墨爾本影節的聯絡人找到了中國駐澳使館的文化參贊，為陳凱歌訪澳交涉了一番。參贊當即答應電告中國外交部以便促成陳此行。還有幾位聯邦政府人員向駐華大使去電請求他出面交涉。此外，墨爾本所在的維多利亞州的文化部長訪華在即，比較關心電影節的困境，答允向影視部長艾知生（即丁喬的頂頭上司）打電傳求

艾對陳凱歌放行。

正當這班人馬都為了一個導演出一次國忙得團團轉的時候，澳洲文化參贊會見了中國中宣部的一個級別相當高的官員。該宣傳官稱讚中澳關係融合友善，堪稱中外交往典範。澳方參贊表示同感，但補充說：儘管兩國之間好比萬里晴空，但在地平線上仍遠遠地能看到一片小小的烏雲。中方趕忙追問此話何意，參贊道出了陳凱歌赴澳擱淺之事。該官吏當場表示一定會代為打聽，希望能排除障碍。

到六月一日，澳方才看到了電影局五月廿八日拍發的電傳：陳凱歌由於太過忙碌，不能應邀參加墨爾本國際電影節，簽發人為石方禹。當陳凱歌的澳洲朋友向他表示遺憾時，陳仍不知就裏，仍傻兮兮地等待着出國的通知。

「苦惱人」石方禹

石方禹在簽發上述的電文後第二天便退職了，五年的局長生涯至此以不十分光彩的結局告終。

石曾任上影編輯室負責人和廠長等職，進京之前由於「斃片」甚多，有「神槍手」之譽。但五年來他在北京的政治文化漩渦中不僅保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助長了中國大陸電影的空前繁榮局面的出現。儘管石方禹可能有一些對第五代導演的本能反感(他們的誕生畢竟給「上影集團」很大的威脅)，他還是在「清污」運動中和一九八五年胡耀邦發狠批評電影界的兩次危機中保護了一大批片子。

石早在七十年代末因為提倡影業商業化，觸怒了鄧力羣，這些年來動輒遭到「小鄧」的斥罵。胡耀邦曾因鄧力羣而一度企圖撤掉石的局長。職務到了北京後，石還多次埋怨說：人類早進入了航天的新時代，而我呢，整天要說服那些以為地球是方的的人，地球實際上是圓的。

石方禹在北京的確有些方枘圓鑿的感覺。他偏愛上影的產品，使老字號的北影廠吃醋。北影導演還常罵他說：石方禹心想讓我們吃他的冰淇淋（指海派文藝），但我們老土，偏要吃糖葫蘆。

上影曾轟動一時的影片《苦惱人的笑》（楊延晋導演）的劇本，在相當程度上由石方禹提供素材。石有當記者的親戚，他把記者常遇到的「眞眞假假」描繪出來，並幫助楊延晋和薛靖寫本子。他在五月底在任最後數天被迫為了制止陳凱歌出國而撒謊的時候，不知道他心裏有沒有憶起《苦惱人的笑》裏面的那位倒霉記者？

陳凱歌被「軟禁」的國際效果

陳凱歌這次到底為什麽不能出國呢？他剛剛參加了香港電影節，雖然有人說他在港期間「出言不遜」，得罪了官方，但這純屬謠傳，北影和電影局也沒有反對他出國之意。我相信在大陸「反資」的鬥爭中，文藝界也基本上想遵循上級「不製造事件」的宗旨，盡量靜悄悄地收拾牛鬼蛇神，犯不着為一個什麽外國電影節惹一番是非。那麽陳之被「軟禁」京畿到底又是何故？

雖然很可能有一些不可為外人所知的內幕，墨爾本電影節的挫敗恐怕跟前年底胡耀邦下令不准《黃土地》再參加任何其他國際影節不無關係。當時《黃土地》在一年內奪得中國解放以來新文化產品所不可比擬的國際榮譽，一掃往年外國人眼中大陸革命文化呆板無聊過於政治化的成見。但《黃》片在中國大陸仍是一部有爭議的作品，相當一部分黨政軍的文藝外行及貌似文藝內行的人，責罵陳凱歌和張藝謀在該片裏存心拍中國農村的貧窮、落後以及展示了農民的愚昧無知，不讓觀衆見到解放區的光明和希望。胡耀邦等則認為，此片受到洋人的青睞，是由於它迎合了他們的獵奇心理，滿足了他們蔑視國人的慾望。因此他號令片子發行權可賣（外匯總是要的），但影節不可再參加。

像陳凱歌出國擱淺這類事情在大陸的文化生活當中是常見的，而利用種種借口和謊言來欺瞞洋人也沒有什麽出乎意料之外。什麽陳凱歌在外地拍片；據權威人士說他在港違反外事紀律；陳正在搞新片後期製作，忙得不可開交，其實都是「欲搗他鬼，何患無詞」而已。

如果蘇聯的文化當局如此斷然撒謊和忽視其著名文藝人士的權利，全球都會叫嚷蘇俄沒有人權、迫害知識分子等。但同一碼事，落到中國人身上，國際上卻又有中國國情特殊，他們缺乏人文傳統等說法，反而為中國當局開脫。

但陳凱歌被擱住出國不像劉心武被迫放棄他三月份訪問香港中文大學的計劃那麽容易化為烏有。六月初香港《遠東經濟評論》就登了一則報導；澳洲最大的週刊《公報》也在墨爾本電影節期間在顯著位置登了這個消息；筆者寫此文時亦獲悉《澳大利亞人報》將有文章談及陳凱歌難以理解的遭遇；還有著名影評人 David Stratton 預備在最具影響的娛樂週報《Variety》介紹這事件；澳洲知識分子較重視的月刊《象限》(Quadrant)也在醞釀刊載一篇關於陳凱歌與中國藝術家權利的專論。

本來一個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經過一批主宰陳凱歌人身自由的官吏的精明處理，就鬧成了國際性的事件。誠然，陳凱歌需要認眞領會領導對他的「照顧」，而文藝領導們也應該適當地權衡一下「放」與「收」的得失。■